

# 作家杨怡芬新书《海上繁花》分享会近日举办，取材自东极“里斯本丸”拯救事件 “我希望以舟山渔民的善良勇敢精神再现人性之光”

□记者 高阳

6月23日下午，舟山作家杨怡芬携新书《海上繁花》在舟山市图书馆二楼大厅举办分享会，分享自己的创作心路。现场坐满了学生和中青年文学爱好者，大家就小说创作、现实意义以及阅读兴趣的培养等内容展开了交流。6月24日下午，定海区图书馆也举办了一场分享会。

杨怡芬说：“浙江人民的英勇抗日是低调而实在的，我希望《海上繁花》能记下这些踏实、隐忍的战争记忆，传递世界和平、尊重生命的美好理念。”



## 小说是虚构的文体，但内核是真实的历史

“在东极海底，躺着一艘名为‘里斯本丸’的沉船。二战时期，它来往于日本与中国之间运载战俘。1942年10月，‘里斯本丸’号船搭载战俘千余人，被美军发射的鱼雷击沉。当时，日军意欲让整船战俘与船同沉，危急时刻，东极渔民怀着世代相传的淳朴信念，英勇营救落水战俘，并藏起了其中三位。在各路抗日军民的护送下，这三名幸运的英军战俘辗转至安全区。”

杨怡芬在《海上繁花》中，称这段历史是“沉没于东海之下的二战传奇”。而正是这段历史，给了她创作的灵感。她说，《海上繁花》就是

一部想重返“历史现场”的小说。

香港沦陷等背景下展开的故事，是这个小说的外围。小说文本的核心史实，是关于“里斯本丸”沉船的，往大里说，这是一段“国家记忆”。杨怡芬表示，为了正确营造当时香港沦陷的氛围和战时日常，她翻阅了很多相关作品，力求小说家的“准确”。她说：“小说虽是虚构的文体，但是涉及到相关历史，宏观角度也好，微观角度也好，我还是在追求尽可能的准确。”

但也正如大仲马所说：“什么是历史？就是给我挂小说的钉子啊。”

杨怡芬的新书中，有大量鲜活的人物，他们

有血有肉，有自己的过去，有自己的思想。用他们的人生经历再现了历史，或是重回历史。“为了取得‘现场感’，我采用的是有限视角，叙述角度贴着人物的境遇和视线，不写超过人物能理解的世界之外的东西。”杨怡芬说，她在历史现实和小说虚构之间寻求平衡，取得自身的重量，让这部小说可以立住，扎根，生长枝叶，开出繁花。

舟山市图书馆馆长许魁义说：“读历史书的时候，历史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都是真实的，但是有时候事件不一定真实，而杨怡芬这本小说的内核却是真实的事件。”

## 希望通过小说让更多人了解战争中的人性之光

“舟山是我的家乡。这是我在这个事件面前驻足的原因。舟山渔民平等地对待生命，无私地面对报答，他们的勇敢、宽容和善良，是残暴战争中的人性之光，这种高贵，它打动了我。”杨怡芬表示，这是她写作的初心，在小说里，她将此托付给了一个叫“阿卷”的男孩。在少年时，他目睹了父辈们救起在海水里挣扎的战俘，带着伊恩他们三个战俘藏到礁石洞，并和伊恩结下了情谊。他见证了前辈们“救人一命，天上一星”的高洁，在老年时，他和回岛来谢恩的战俘约翰相遇——当年的单身战俘，如今带着两个儿子归来。当初渔民们的无私搭救，成就了约翰完整的人生。

“最让我心疼的，是那八百多个如今还随着‘里斯本丸’沉船长眠于海底的战俘，他们的生

命，停止在1942年10月2日。被剥夺的人生，是战争祭台上的供品。从感动到心疼，可算是我的一个写作心路吧。”杨怡芬表示，也是一次次“重返历史现场”，让自己了解了更多当时浙江地区的抗日情况，她想把小岛和沿海地带的人民全民抗日的精神，那种隐忍、善良、勇敢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。

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王冰评价杨怡芬的作品：“她的作品，从女性细腻心理的视角，到海岛乡土的视角，到家国大局变幻的视角，再到这一本展示世界风云的视角，感觉她的写作视野一步步地扩大，但其中不变的是对人性的深入思考，还有爱岛爱乡爱国的情怀。”

《海上繁花》中有很多关于抗争、生命和尊严的探讨，杨怡芬认为，抗争、生命和尊严是密

不可分的。

在书中，她写到战俘时用了一段话：战俘是死了两次的。战争中死去的人只是死了一次，他们有过抗争，也有尊严的英勇就义。而战俘，首先丧失的就是尊严，他们的尊严先死了，没有办法抗争。书中写到英军战俘被关押在“里斯本丸”号的货舱里，像一件件物品一般，而日军还会对他们进行羞辱，战俘与战俘之间还会因为食物、水源等产生争斗，可以说，他们是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的。

“我写这些抗争、生命和尊严，其实是为了呼吁和平。”杨怡芬说，只有在和平年代，抗争、生命、尊严才得以实现，写这部小说，也是希望以历史告诫世人守护和平。希望年轻一代的学生们能够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。

## 对于战争、仇恨和爱的思考，在回望的姿态里更容易定型

分享会上，一名舟山一初的学生提出疑问：“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小说，一本讲述战争的小说，为什么我初读，有种感觉是把重心放在了爱情上？”

听到这个提问，杨怡芬笑着说：“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阅读视角。而爱情也是写作的一种手法。”

正如书名《海上繁花》，一半得自小林一茶的俳句“此世，如行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”。“第一次读到这俳句，是在理查德·弗兰纳根的一本描写战俘故事的小说《深入北方的小路》里，他对战俘的书写，深深打动了我，明艳与黑暗

并置的写法，也让我跃跃欲试。也许正因为这个，我才启动了小说的叙述者张明和木村香织的异国恋情。”杨怡芬表示，这场恋爱，给小说以明艳的同时，也拓宽了小说的时空，从1942年延伸到2017年左右。同时给予了小说更多的思辨色彩——对于战争、仇恨和爱的思考，在回望的姿态里更容易定型。

现场，有同学问：“如何培养读书、写作的兴趣和能力？”杨怡芬表示，阅读，是写作者自渡的不二法门，不仅是小说理念和技巧层面上的学习，更是对脚下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之事的认知教育，也只有不停地写作才会教

会写作。

“年轻的同学们，要先找到自己喜欢的作者、喜欢的图书种类，然后大量地阅读，一本书看一遍看两遍乃至看十遍会有完全不同的收获。而这个探索的过程也就是培养阅读兴趣的过程。”杨怡芬建议，不妨尝试一下坚持读完整本书，不要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好词好句摘抄或者碎片化阅读，而是要沉浸到整个小说的世界。

她对年轻的同学们寄语：“不要急于做人生的选择，而是要明确现在的我喜欢什么，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认知。人生不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，人生是一条很长的赛道。”

照片由主办方提供